

致命游戏

ZhiMing YouXi



本年度最刺激的精神盛宴

一场前所未有的布局和解局的谋略对弈!


点爆400万人的游戏，北京城的惊天秘密，一触即发!

I247.5
7220

致命游戏

雪漫迷城◎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266325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命游戏/雪漫迷城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04 - 3535 - 5

I. ①致…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4601 号

致命游戏

策 划: 李 锋 作 者: 雪漫迷城
责任编辑: 刘丽刚 特约编辑: 靳丽霞 郝 曼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字数: 201 千字 印张: 15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3535 - 5

定价: 28.00 元

I 247.5
72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2. 犯罪嫌疑人	5
3. 特殊职业	11
4. 打死小三儿	18
5. 意外	25
6. 越来越复杂	33
7. 离奇失踪案	41
8. 温哥华机场, 亡命天涯	47
9. FY 公司	52
10. 十年前	59
11. 刺激的三维游戏	67
12. 兰贵人酒吧的五具尸体	83
13. 天宝宝的秘密	95
14. 真相大白	105
15. 奇怪的录音电话	113
16. 陈鸿文的特殊任务	120
17. 尖峰时刻	126

CONTENTS

目录

18. 神秘仓库	135
19. 神秘对手	146
20. 生与死	153
21. 最刺激的足球赛	161
22. 猜凶	168
23. 错了,一切都错了!	172
24. 错综复杂的过去	177
25. 谎言	182
26. 下半场,战争! 最长的一天	187
27. 一场恶战	194
28. 于事无补	199
29. 为了荣誉	204
30. 真正的杀人游戏	210
31. 真凶	218
32. 真相背后的真相	222
33. 没有结局的结局	229

CONTENTS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加拿大。

那一年的冬天出奇地冷。

温哥华 DCL 高档双子公寓社区，坐落在温哥华市中心的艺术、文化和娱乐街区。步行就能到 Orpheum 剧院，这个剧院是温哥华交响乐团的起源地，演艺中心，是最有创意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和设计师们的摇篮。这里可以乘坐便捷公交车前往温哥华西或伯纳比，出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

冬天的暖阳懒懒地倾斜入双子公寓六楼的一户大落地阳台里，杨雨馨懒洋洋地坐在阳台的凳子上，腿上放着一本书，目光呆呆地望向窗外。今天是她 26 岁的生日，她沐浴在阳光下，洁白如雪的脖颈，浓密的睫毛、深邃的眼睛跟她的年龄并不十分相符。长时间坐在阳光下，她高挺的鼻梁上晒出了一些微小的汗珠，晶莹剔透，犹如钻石让她的脸呈现出美丽夺目的彩色光芒。正在她毫无目的发呆的时候，门铃响了。

杨雨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开门，一个 50 多岁的中年胖女人像

一堵墙堵在门口，眼神严厉地盯着她。杨雨馨一声不吭，忙不迭地从鞋柜中拿出拖鞋，蹲下摆好放在女人的脚前。胖女人脱掉自己雍容华贵的大靴子，扔到鞋柜里，穿上拖鞋吧嗒吧嗒走进房间，从限量版 LV 包里掏出一个 Zippo 打火机，扑地点着了火，吐出长长的烟圈，脑袋左右摇晃了一会儿。

“你今天房间收拾得还算合格！”中年胖女人冷漠地说。

杨雨馨打开鞋柜，拾起胖女人的两只靴子，用擦鞋布专业快速地擦拭着，放在鞋柜里，站起身茫然地看着吞云吐雾的胖女人邪恶的背影。这种时候，她经常把胖女人想象成童话灰姑娘里那个丑陋的继母。胖女人的混账儿子在温哥华没有工作，整天无所事事无恶不作。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疯狂了，为什么都是中国人，却不能在异地他乡互相体谅和关心？

此刻胖女人的肩膀居然有些微微颤动，她扭头露出三个下巴的胖脸，让杨雨馨突然感觉到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下意识骄傲地挺直了瘦弱的脊梁。

“你过来！”胖女人又把那张丑陋无比的脸扭了回去，背对着杨雨馨。杨雨馨顺从地绕过胖女人宽大肥硕的后背，站在她面前，因为杨雨馨身高有一米七五，所以她自上而下俯视着这个比她足足矮 20 厘米的胖女人，处乱不惊地等待着她今天的精彩表演。果不其然，胖女人扭曲的脸上呈现出了愤怒、轻蔑、仇恨、百感交集的复杂情绪之后，肥肉猛地哆嗦到一起，然后她用尽浑身力气蹦起来，狠狠扇了杨雨馨一个巴掌，杨雨馨白嫩的脸上立马出现了一道红红的手掌印。然而，杨雨馨并没有去摸火辣辣的面颊，而是表情淡漠，眼神空洞，她嘴角微微一撇，也不问为什么。对此，她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你到底是谁？”胖女人牙齿咬得咯吱作响，好像恨不得立刻把她咬死。

“杨雨馨，加拿大无业游民，做保洁混口饭吃。您招聘的时候我跟您说得很清楚。”

“去你妈的！你无业游民！哈佛的无业游民？杨雨馨，你玩我是

吧？你他妈哈佛的高材生，来我们家当保洁，每天一声不吭地干活，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是专门来讽刺我的吗？你……”胖女人又一个巴掌扇过来，“你别以为你哈佛毕业，就有什么了不起！屁！你倒是给我说说，你来我们家到底干什么？”

“遇到我的老熟人了？”杨雨馨眯着眼睛毫无畏惧地淡淡一笑，脸上的红印赫然，“他没告诉你，我爸还是亿万富翁吗？”

“你他妈别给我胡说八道了，你给我讲明白，你到底来我们家干什么？我才不信一个哈佛的高材生能到我们家打工做小保洁呢！你要不说，我就报警！”胖女人嘴唇直哆嗦，气得要发疯。

杨雨馨扭头望向刚才那洒满阳光的大阳台，阳台对面的窗台上摆放着一盆盛开的月季花，在这个寒冷的季节，艳丽而执着地绽放着。“你报警吧！”她平静地说，“看警察怎么说呗！”

“你他妈的！”胖女人又跟猛虎一样扑上来，这时候门铃响了，杨雨馨知道是胖女人的坏儿子回来了。坏儿子几乎一溜小跑冲进了屋里，好像迫不及待担心错过了一场好戏。他呲着黄乎乎的大烟牙，用沙哑的声音大喊着：

“妈！我来了！接到电话我就赶来了，我们家出间谍了！”坏儿子端着肩膀站到杨雨馨面前，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冒着火，好像瞬间就要把杨雨馨烧得灰都不剩。他发出猥琐的奸笑，冲过来双手按住杨雨馨的肩膀，压住她，然后将她推开了一个合适的距离，猛地一脚踢在了她的小肚子上。杨雨馨一个趑趄站都站不稳了，疼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大滴的汗水顺着她浓密的黑发流下来。“骚货！你到底来我家干什么？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信不信我能把你给踢死！”坏儿子说完后，又踢了一脚，这一脚不偏不倚踢在了杨雨馨的脸上，瞬间在刚才胖女人掌掴的红印子上，又贴上了一个鞋印儿。她的眼眶在鞋印儿的边缘，被踢得铁青。

“温哥华有不少中国人做保洁，但是不知道我们祖上积了什么阴德，能请到哈佛的高材生骚货做保洁呢！”坏儿子看着杨雨馨脸上的鞋印再次发出一阵奸笑。他滴溜溜转着小眼睛不怀好意地说：“既然你这

个贱女人都不在乎做保洁，那么就更不在乎做鸡了吧？”

说完，他一步步靠近杨雨馨，身后的胖女人心领神会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打开了音乐 CD，巨大的重金属音乐的响声隔着门飘出来，伴随着杨雨馨撕心裂肺的惨叫和坏儿子的哀号，噼里啪啦家具和玻璃制品破碎的各种声音，搅和在一起，形成了一首壮丽无比的交响乐。

半个小时过去了，杨雨馨的声音已经听不到，而坏儿子爽到极致的哀嚎却还在继续，也许杨雨馨已经躲在一旁痛苦地默默哭泣了。胖女人脸上露着变态的得意，关小音乐，打开门。杨雨馨的学历深深地刺激了她，她的一生都在仇恨那些比自己儿子有出息的年轻人，她的一生都在近乎变态地宠爱着她一无是处的儿子，她知道儿子心里想得到这个女孩很久了，今天这变态的想法终于得以双重实现，既让儿子如愿以偿，又惩罚了自己一直讨厌的高学历名校大学生。她把房门轻轻地拧开，正想让儿子小声一点儿，千万别惹来邻居的猜想，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客厅一片凌乱，那不是一般地凌乱，沙发、茶几、电视、大家具、小东西全部乾坤大挪移，碎玻璃洒了一地，令她更加惊奇的是，宝贝儿子瘫倒在翻倒在地的大沙发旁边，捂着脸痛苦地哀号着，脸上血肉模糊，身上也都是血。

原以为儿子在客厅翻云覆雨欺负杨雨馨的胖女人目瞪口呆：“儿子！你杀人了！”胖女人疯了似的四处找杨雨馨的尸体，可找了一圈，什么都没有看到。

“妈，她，她，她不是人，她是魔鬼！她，她……哎呀，疼死了，妈呀！”坏儿子语无伦次地大叫着。胖女人一时间手足无措，她那个像 286 处理器一样迟钝的脑袋实在应付不了当前的奇怪状况了，她呆若木鸡，“她，什么？人呢？”

“快！快！快他妈报警，我一定扒了她的皮！”坏儿子心有不甘地对胖女人嚷嚷。他疼痛难忍，也不指望能向他那个愚蠢的妈妈解释清楚那个杨雨馨对他做过什么了。

2

犯罪嫌疑人

杨雨馨气喘吁吁地跑下楼，脸色苍白憔悴，由于穿得太少，她大口地在嘴边吐着寒冷的哈气。西瓜红色的高领毛衣，紧身牛仔裤，让她成为温哥华寒冷街头的一根小小蜡烛。她飞快地跑到对面楼里，熟练地打开门禁，上楼，用牛仔裤暗兜里的钥匙打开了那个胖女人和他邪恶的儿子根本不知道存在过的那道门，那门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但对杨雨馨来说就是逃命的通道。

“天宝哥！天宝！”杨雨馨冲进屋子，一眼就看到天宝背对着她，面对着自己刚才晒太阳的阳台，坐在一把富有现代气息的大玻璃椅子上一动不动。他的面前是窗明几净的对称结构的阳台，刚才雨馨看到的那盆月季花，此刻花团锦簇，芬芳扑鼻。

杨雨馨脸色惨白，嘴唇发紫，一只手捂着心口，另一只手捂住了微微上翘的薄薄的嘴唇。她有些迟疑地，慢慢走近这个叫做天宝的男人，转到他的正面。天宝浓密的睫毛下，一双眼睛瞪得老大，黑色的瞳孔也正慢慢由小到大。没有任何预兆地，两行热泪顺着杨雨馨美丽洁白的面

颊流了下来。

天宝的肚子上插着一把锋利的水果刀，两只手微微地放在刀上，血染红了他的腿，一直流到地上。他的眼睛紧闭，脸上的肌肉松弛，嘴角好像曾经在死前荡漾起浓浓的笑意，他死得太快，以至于嘴边的肌肉还保留着这种表达的纹路。

屋里任何地方都没有打斗过的痕迹。杨雨馨眼睁睁看着天宝的生命特征慢慢失去，也许他根本没有机会，透过窗户看胖女人的儿子和自己之间发生的事情吧。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不会大喊，只会瞬间石化，伫立不动，就如同此刻泪如雨下的杨雨馨。她正在默默流泪，耳边传来了楼下的吵吵嚷嚷声，胖女人和她的儿子跟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地追了出来。她的儿子一直没有把手从流血的脸上拿开，表情非常愤怒和激动。他们在楼下大喊着，询问着杨雨馨的去向，加拿大的警方处理问题的速度向来很快，警车的声音已经由远及近响了起来。杨雨馨透过窗户看到有一个个子很高的外国人用手指着自己所在这个楼和这个单元的方向，坏儿子一个百米冲刺朝着这个方向奔来，胖女人则在外面蹦跶着比画着跟警察说话。

杨雨馨还沉浸在无限悲伤中，她努力看遍房间里的角角落落，寻找着有什么可疑的蛛丝马迹，会让天宝突然遭此不测，可是泪水总不争气地流下来，让她难以作出敏锐的观察和理智的判断。房间里很干净，就像刚打扫过的一样，每一个角落都铭刻着他们两个在一起的影子。坏儿子已经在下面开始敲门，他大概准备逐门逐户地查找一定要把杨雨馨揪出来。雨馨站在房间的中央还在仔细观察和思考，她倒是不担心这个蠢货会闯进来，因为这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严严实实的门，大不了他一无所获地离开。

刚刚想到这儿，突然这道严严实实的门被人在外面用钥匙悄悄打开，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进来，杨雨馨紧皱着眉头盯着门外，几秒钟的时间好像过了几个世纪那么漫长。一个高大瘦弱的黑影猛地闪了过来，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五官清晰可见，这是一张多么英俊帅气的脸！鼻

子高挺，嘴巴薄而且棱角分明，两道微锁的剑眉，满脸剑拔弩张的霸气。他看到杨雨馨，眼睛微微眯了一下，可能在阳光下看不清楚脸，他小声问：“你是谁？”

“你又是谁？是警察还是小偷？”杨雨馨没有回答他，冷静地反问，“你能不能把门带上，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在温哥华看到华人是常见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凶案现场，的确有点戏剧性也有点巧合。杨雨馨擦了擦眼睛里不断冒出来的泪，害怕坏儿子闯进来。

高个男人没有按她所说的关上门，反而提高了声音：“你没有听到我问你话吗？你是谁？”紧接着他的目光落到了杨雨馨斑斑血迹的红外衣上，“你是有麻烦了，”他走过来看到死在杨雨馨面前的天宝，“你杀人了！错手杀人？现在后悔了？所以手足无措站在这里？”他的目光跟审视罪犯一样盯住杨雨馨，严肃中有一丝轻蔑和鄙视，甚至憎恨和讨厌！

“果然是警察，不过我没杀人！”杨雨馨一边沉着地说，一边走到门口轻轻关上了门。

“那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凶器上的指纹！”高个子指着天宝肚子上的水果刀，“人证，物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高个子突然满脸正义冷酷地说。

杨雨馨看着那把自己亲手用过无数次给天宝削苹果的水果刀，想必那上面自己的指纹多得数不过来。如果不是她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她满心的悔恨和想为天宝报仇的决心，她一定不会任由这个天降黑煞在这里大放厥词。杨雨馨一言不发，她的生命好像已经在看到天宝离开的那一刻结束了，此刻的她空有一个愤怒的躯壳。

“嗯？他的笑容很有意思。”高个子并没有理会杨雨馨的反应，而是盯住了天宝的尸体仔细瞧看，“这玻璃凳子上还有两个字母。”

“什么？”杨雨馨冲了过来，她知道警察的目光比自己敏锐，但是还是懊悔自己为什么没发现天宝留下的最后的讯号。她奔过去扶着天

宝的腿看，天宝左手的玻璃椅子扶手的下方是一小块玻璃，天宝在上面用血写了两个歪歪扭扭的英文字母，左边一个是 F，但是左右颠倒了过来，右边一个是 Y。“这是什么意思？”杨雨馨慌不择路请求高个帮助。这时坏儿子已经在门口开始敲门了，他在外面用英文大喊着“Please open the door, help, help!”那蹩脚的英文此刻听起来竟如此恐怖。杨雨馨看着门口变了脸色，高个子本能地一个箭步冲出去要开门。行进途中杨雨馨一个扫堂腿，还好高个儿练过，被绊得向高处蹦了一下以保持平衡，然后愤怒地回头骂了她一句：“你妈的，你到底杀了几个？”

“别给他开门！我刚刚废了他的生殖器！”杨雨馨此刻一脸诚恳，说得高个子看她的目光也由厌恶变成了略带一丝愤怒，最后那脸上所有的表情都被不屑代替了。“我去看看废成什么样了！”他扭回头继续向前走，杨雨馨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这次高个子有防备，缩了一下脖子放手来擒她，两个人就交起手来。楼下的警车闪亮着配合着楼上两个人交手的“刀光剑影”，红色的毛衣就跟织布的梭一样，跟高个的黑色衣服搅和在一起。几个回合下来，高个子突然蹦到了一边，主动结束了战斗，这恰好是在他们正难分胜负的时刻。

杨雨馨气喘吁吁瞪着他，生怕他要掏出抢来结束纠缠，一直警惕地等待着。

高个子好像中世纪正在决斗的骑士，骄傲地扬着脑袋，两手交叉放在胸前，脸上轻蔑的表情不见了，换作一脸浓厚的兴趣：“我早应该猜到，你这个年纪，有这么沉着和冷静的反应，不是穷凶极恶的凶手，就是……”他没有说出自己的第二个猜测，而是用力琢磨着眼前的杨雨馨。敲门声渐渐消失了，两个人就在这里隔着死掉的天宝互相瞪视了一分钟，谁也没说话。

“我叫陈鸿文，是北京来的警察，来这里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你呢？”高个儿扬了一下英俊的眉毛问。

“我叫……杨雨馨！”他怎么来了个 180 度大转变，杨雨馨奇怪地

琢磨着，而看他刚才对自己嫉恶如仇的样子，自己能够请求他的帮助么？“这两个字母什么意思？这个人是我的丈夫！我一定要知道他为什么会死！谁杀了他！”杨雨馨求助地看着陈鸿文。

“他不像是被杀的！”

“什么？”陈鸿文的话让杨雨馨惊讶万分。

“你看他的表情，他的手扶着水果刀的方式，我打赌他是双手握着这把水果刀把它插进了自己的肚子！”

“那这两个字母又怎么解释？他不会临死之前用自己的血写上这个，然后用把手放回到水果刀上吧？”

“这两个字母是唯一的疑点。也许是别人写的！有特殊意义吗？”

“FY, For You，还是 Forever Love You，少写了个 Love？FY，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是什么意思？”杨雨馨摇晃了一下脑袋，凌乱的黑色披肩长发瀑布般抖动了一下，这动作中隐藏着一丝犹豫。

“你真好骗！”陈鸿文突然哈哈大笑了一声，“这么好骗怎么可能是我的第二个猜测，你一定是凶手！我来查查你的名字！”他从兜里掏出手机，不顾心急如焚的杨雨馨，开始查找她的名字和资料。很快，他放下了手机，表情无比严肃。

“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个信息呢？”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我要打个电话！”杨雨馨琢磨不清陈鸿文在想的是是什么，但是她觉得自己肯定已经在他面前暴露无遗。而此刻的他完全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求助于更加专业，更加有力量的人了。

杨雨馨拿起手机按着电话号码，响了三声，有人接听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对方低低哼了一声“喂！”杨雨馨立刻挂断电话，拔出电池，飞快跑到厕所将自己的手机和电池冲了下去。陈鸿文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地看着她熟练的这一系列动作。

“我完蛋了！”杨雨馨瞪大眼睛看着陈鸿文，脸上露出了一丝恐惧，嘴唇也在发抖，“我要联系的人本来应该是个男的，40多岁，这个电话他睡觉都会带在身上的，他曾经告诉我一旦他没有接电话，就

一定是出事了！”

“演够了吗？”陈鸿文的脸上又恢复了轻蔑的表情，薄薄的嘴唇微微翘了起来，“你以为上个网，了解点皮毛，就能骗别人说自己是特工了？你喜欢骗，可我不好骗！”

“我的联系人出事了。我和天宝在温哥华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我就知道天宝哥出事，接着是他，最后一定是我！”杨雨馨对这个固执己见的陈鸿文没了最后的一丝好感，颓废地坐在天宝的尸体身边，“你相不相信都无所谓，反正我也要死了！”

“你不但网泡多了，警匪片也看多了？”陈鸿文嗤笑了一声，走到窗户旁边，看到楼下的警车已经离开，“你的功夫是什么时候学的？”

杨雨馨背对着他不说话。陈鸿文绕到她的正面蹲下来。距离她一米远的地方，眼睛深邃闪亮地盯着她：“算了！你要这么喜欢玩，我就陪你玩吧！走，我带你去找你的联系人，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那不是找死？”

“放心，最危险的地方从来都是最安全的。再说，有我在呢，谁愿意为一个陌生人去赔上一条命？你以为警察真的都是孤胆英雄啊！”陈鸿文伸手要拉她起来，杨雨馨没理他，噌地站了起来，小声说：“现在这个时间，他应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里，他是环境学教授！”

“他是个老外？太扯了吧！”陈鸿文不禁哑然失笑，杨雨馨没有理他，径直走到门口，甩下一句：“他是华裔，十年前移民过来的！”

“走，我陪你玩玩儿，反正我不认识死者，在这里我也不是警察，照顾好我们国家宝贵的特工，没准儿还能给我升个职，立个功什么的！”陈鸿文嘲弄地微笑着紧随其后。

3 特殊职业

北京。

晚上 10 点是北京最热闹的时候，就跟一锅沸腾的水一样，从早上上班时间开始煮，经历了忍耐、无聊、醉生梦死的一个白天、一个堵车的下班的傍晚、吃了晚饭之后，这锅水终于开了。这个时候，北京的夜隐藏着一股不安和骚动，体现在某些地方，比如迪厅，比如酒吧，比如饭店，也比如一些更为特殊的地方……

朝阳门的这个房间有 500 平方米，密密麻麻的小格子间就像蜜蜂窝一样，每个格子间里面坐着一个人，带着耳机和话筒，在接电话。放眼望去，闹哄哄的蜜蜂窝里，每个人的表情神态都不同：有的猥琐，有的甜蜜，有的无聊地打着哈欠，有的开心大笑。

主机控制室里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跑了出来，大声吼道：“183 号！你快点，后面都排了十个了，每个都要砍死我！”

小蜜蜂窝的后面伸出了一只手臂，做了个 OK 的手势。女孩看见了笑着摇了摇头，又冲进主机控制室。

“喂！你是 183 号吗？你知道我等了好久吗？你这没良心的啊！”

“有屁快放！”

“我就喜欢你这么直率！我老公刚刚又出去了，我怀疑他又去见那个女人了，我一想到他们见面的场面，心里就好像……，反正整个人就要死了一样了！你救救我，救救我啊！”

“他带 iPad 出去了吗？”

“什么？问这干吗？可能带了吧，他拿着他的公文包出去的，如果他没拿出来，iPad 就在他包里。你这什么意思嘛！”

“你开一下 QQ，加一下 546789955，这是我今天的临时 QQ，跟你说完就废了，别想缠着我。”

“你这人真有意思！你到底要干吗？你们又不是黄色声讯服务，难道你要看我脱衣服？”

“废话就挂！”

“别嘛！马上！加了。看我的头像，这是我的照片，漂亮吗？”

“iPad，即使关机，也能通过这个方法追踪到地理位置，你追过去砍了丫的，看他还敢不敢造次。最好把他吓阳痿！”

“你好坏啊！真的可以吗？等等，我很笨，你再教教我，等等，等等！别挂啊！183 号！”

183 号吐了口气，拿起身边的旧水杯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水，按了下一个接线的开关。

“有屁快放！”这好像是他的招牌话了。

“张正！”

“雨馨！你出事了？！如果不是，你不会打到这里。这里我待了两年，你第一次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张正站了起来，不安地搓着手，左右看了下两边，竖着耳朵听着电话里的动静。

“是我，一言难尽。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明天，甚至是活到下一分钟，所以，我……我知道你这个时候不能接手机，而我打到你这儿对你来说也是最安全的。”